

◇闲话文人

王凯

徐悲鸿与蒋碧薇的爱情



徐悲鸿画笔下的蒋碧薇

第一次知道徐悲鸿与蒋碧薇的爱情是1980年代,当时还是个十几岁的中学生,家里订有一份《收获》杂志,上面刊登了徐悲鸿夫人廖静文撰写的回忆录《我的回忆——徐悲鸿的一生》。读过这些文字才知道,在廖静文之前,徐悲鸿还有一段在那个年代颇为惊世骇俗的传奇婚姻。

1916年,徐悲鸿从家乡宜兴来到上海,经人介绍去拜访时任复旦大学教授的前辈乡贤蒋梅笙。正是因为这段渊源,让徐悲鸿赢得了蒋先生的赏识,也赢得了蒋家小姐蒋棠珍的芳心,不过那时蒋小姐已与苏州望族查家的公子查紫含订了亲事,据说蒋梅笙先生私下里遗憾地对妻子说过:“要是我们再有一个女儿就好了。”今天看来,蒋先生话里的涵义不言自明。

哪个少年不善钟情? 哪个少女不善怀春? 美丽的江南少女蒋棠珍对徐悲鸿可谓是一见钟情,悲鸿也为她的气质和娴淑深深吸引,一对青年就这样陷入了爱河。这场恋爱的结果是两人偷偷跑到国外,在去日本的船上,徐悲鸿将一枚刻有“碧薇”的戒戴在她的手上,从此“蒋棠珍”变成了“蒋碧薇”。

蒋家是宜兴有名的书香名门,这样一个家庭的女儿与人私奔是件很不体面的事,无奈之中蒋梅笙想出了一个主意,谎称女儿暴病身亡,据说出殡时棺材里装满了重重的石头。后来,徐悲鸿带着蒋碧薇在日本和欧洲学习绘画,这是他们一生中最困难也最快乐的一段时光。徐悲鸿的油画《箫声》和《琴课》不知倾倒了多少人,人们都知道,画中优雅的女子就是徐悲鸿最心爱的妻子,他笔下的蒋碧薇有种说不出的娴雅和风情,凡是看过这些画的人,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徐悲鸿对妻子深深的爱,因为只有真爱一个人,画布上才会有如此情感的流动。

此间,徐悲鸿又以蒋碧薇为原型创作了《凭桌》《裸裡》《慵》《静读》等画作,从这些作品里,人们读出了徐悲鸿对妻子的脉脉深情。对此,徐悲鸿的老同学章伯钧感触颇深,他曾说过这样一番话:“他身边的那位太太,在留德留法学生的老婆当中,是最漂亮的,也是最有风韵的,令许多的光棍学生暗羡慕不已。现在悲鸿的马,被认为是他最拿手的。而我始终认为徐悲鸿的油画,特别是裸体女人画,是他最好的作品。有一次在任公(李济深)家中,他对我说:‘伯钧,我送你一匹马吧。’我说:‘我不要你的马,我要你的女人。’悲鸿听了,摇头说:‘那些画,是不能送的。’”不知这些事情,徐悲鸿是否曾对妻子提及?

回国后,徐悲鸿到中央大学美术系任教,蒋碧薇和孩子也一起到了南京。1932年年底,徐家在傅厚岗4号的公馆落成了,这是一幢西式的两层小楼,客厅、餐厅、卧室、浴室一应俱全,家中的摆设,简单而不失精致,显示出女主人良好的艺术修养和生活品味。院中保留了原来就有的两棵白杨,树荫遮住了男主人的画室;庭院里植上了草坪,放上了遮阳伞,摆上欧式的圆桌和椅子——这一切,全都是蒋碧薇的安排。

就在这个时候,徐悲鸿生活中的又一位重要女性出现了,她就是徐的学生孙多慈。

孙多慈出生于安徽一个钟鸣鼎食之家,祖父是晚晴重臣孙家鼐,她自幼酷爱丹青,1930年到中央大学美术系作旁听生。刚刚18岁的孙多慈冰雪聪明,清新纯真,一下便打动了徐悲鸿的心。第二年,孙多慈又以第一名的成绩正式考入中央大学,成为徐的嫡传

弟子,两人的感情也日渐升温,最后竟演变成一段轰动金陵的师生恋。

女人的心是敏感的,蒋碧薇很快便感觉出了丈夫的变化,也知道了这段浪漫故事的女主角。新公馆落成时,孙多慈以弟子身份送来枫苗百棵,作庭院点缀之用,蒋碧薇积攒多日的怒火终于爆发了,她让佣人将这些枫苗扔进了炉膛。徐悲鸿对蒋碧薇此举非常恼火,于是将公馆称为“无枫堂”,画室为“无枫堂画室”,并刻下了“无枫堂”印章一枚作为纪念。

显而易见,这是徐悲鸿对蒋碧薇无声的反抗,当年那对亲密无间的恋人已渐行渐远了。[图]

◇茶悦人生

朱晓剑

茶里,遇见生活的美好

平时爱茶成痴。每次外出旅行,除了逛一逛书店,见见朋友,就是找个地方喝茶。至于景区,常常是能不去就不去。之所以这样,总是怕去了景区破坏了心底美好的印象。即便是喝茶,也大多是选择轻松简单的地方。

前几天,到株洲去,朋友约着去天同茶城喝茶。也不是单纯的喝茶,是几个朋友闲话茶。这一家茶城是福建人开的,规模很大,但生意并不是那么的理想。我猜想,这跟株洲人的喝茶习惯相关吧。果不其然,倒回去二十年,株洲人喝茶,还是新鲜事。那是因为株洲是一座工业城市,上班下班回家,三点一线,简单,复调。那时尚没有今天的消费习惯,所以也就难得有人跑到茶城里买茶。

株洲人在喝茶上,还有一个习惯。那就是习惯于买茶送人。我们几个人坐在一家茶店里喝茶,先是安化黑茶,随后又换了一道三十年的黑茶,味道大不相同。这之间也有人慕名来买茶,那位年轻人是熟人介绍来的。买过茶就很快离开了。买茶只是送人礼物而已。自己喝茶,似乎也欠缺一种氛围。但我看到一组数据说,株洲有茶馆两百多家。想一想,都觉得这不愧是茶祖的故乡,所以才有这般的规模。

现在说到的喝茶,是流行的一种茶生活方式。我的理解是,就是在茶里体验出一份美好。那是由茶延伸到心境的结果。如同冬天的腊梅,是无需绚烂的,独自绽放,拒绝浮躁。这样的心境,大概只有体验过生活里的酸甜苦辣才会有的吧。朋友笑说,在株洲喝茶,只是交际,没有更多的深层次涵义。

我也接触过茶叶协会,或者茶楼协会等与茶相关的组织,给我的感觉是,他们常常在乎的是营销,把茶产品卖出去,至于是不是适宜每一个喝茶的人,并不太重要。结果是茶行业看上去很热闹,多数是过眼云烟,难以留下来称之为茶文化的东西。

那么,茶生活方式就是在践行一种理念,健康、朴素、生态。对茶店而言,更多的是贩卖一种茶生活方式,而不只是简单的一份茶,这样才能将茶持续做下去,也才有可能有美好的未来。

这就回归到喝茶的具体问题上了。这有时又被称为初心——喝茶的心境如同一件艺术品,最好最精,带着朴素的心情去看待,也才收获的更多。

那天,我去看书法家许多的作品,喝茶闲聊,说起书坛的故事,才发现他虽然写了很多年,依然保持了一份童心:对书法有自己的见解,而不是盲从。说到未来的市场变化,他相信艺术市场再乱,也终究有回归正常的一天,与其浮躁地参与到市场中去,不如保持距离,精心修炼,也才有可能留下真正的艺术品。茶何尝也不是这样?

细究起来,所谓茶道精神,正是在于喝茶细节上的一丝不苟,成就了一番美好。像我这样随意喝茶的人,是不是悟到茶道的精神,不得而知。但这种喝茶方式,时常被人羡慕。喝茶无非是生活的展现,是对生活的一种反馈,至于能领悟到什么高深的道理,那似乎并不要紧的。

茶生活方式,也不妨说是,在茶里,遇见生活的美好。[图]

◇写食主义

邱向峰

蒸米粿

在老家,每到过年,几乎家家都要蒸米粿。蒸好的米粿除了家里吃,多用来回篮。正月里客人来拜年,不能让人空手回去,常常要捎带十几个米粿。我家亲戚多,每年过年都要蒸上二三百个以备回篮。祖母会蒸米粿,在我们村是数一数二的高手。她蒸的米粿白嫩细腻,拿在手上,微微颤动,晶莹剔透,未入口已使人口角流涎;放入口中,酥软嫩滑,甜在心窝。

蒸米粿工序比较复杂,祖母往往在过年前十几天就开始做准备工作。首先要选好粳米,淘净,冷水浸泡两三天,每早换水,换水时要把米来回均匀搅动。冬天冷水冷得钻心,祖母一想到只要家人与亲戚能吃上好吃的米粿,就顾不得那么多了。米用手一捏就碎,浸米的要求完成。然后捞起浸泡好的米,放竹匾里,沥干水分。沥干后的粳米,再次与一定的水配合,进入下一道磨浆工序。

磨浆时掺入水分的多少影响到米粿的口感。水放多了,浆磨得细,做出来的米粿太软,粘手;水太少了,米粿又会太硬,表皮易裂开,影响美观。祖母放水的分寸把握得非常好,从未有什么闪失。记得那时,祖母与妈妈推磨,我加米,一次放一小勺,勺内有米也有水。加米的节奏要把握好,不能慢,不能急。慢了会被磨杆子打到手,急了米会弄撒到地上。祖母与妈妈配合默契,一声“吱呀”,又一声“吱呀”,不觉间两桶洁白的米浆就磨好了。

磨好的米浆要用老面让它发酵。祖母把酵母用温水 and 开,放在米浆里,然后放温暖的地方发酵。起泡了,米浆上涨。如果稍微不注意,就会发酸,发酸后就不好吃了。冬天温度低,发酵时间长。经历漫长的等待后,米浆



蒸米粿

完成发酵,然后祖母开始最累最繁重的工序——装笼蒸煮。

蒸煮的工作一般多在腊月二十八九那两天晚上,一次只能蒸十几个,常常要蒸到下半夜。祖母先在铁锅里放上大半锅冷水,然后架上直径一尺多的小竹篾蒸笼。接着祖母用一个小木勺舀米浆,凭丰富的经验倒在垫好纱布的蒸笼里,每个巴掌大小。火候非常有讲究,大火蒸,易发裂;小火蒸,外面熟,里面生。

祖母站灶台舀米浆,妈妈在灶下添柴。有时祖母不忘提醒母亲添柴注意事项,不能一个劲只顾往灶膛里塞木柴,要多拨拉几下,火苗就窜得快。祖母常说:“‘人要聪明火要空’。人聪明不落后于别人,木条架空后火舌才能上升,火自然容易旺!”她们有时互换“角色”,妈妈站灶台,祖母添柴。蒸粿的间隙,她们一边拉着家常,一边感慨着时光匆匆。

一晃,一个年头又过去了,日子就这样慢慢向前平稳滑过。窗外寒风呼啸,屋里的火苗在欢笑,映照着她们的脸庞,农家的小日子也显得格外温暖。祖母与妈妈多年都未曾有过大争吵,在这样氛围下形成了互敬互爱的良好家风。祖母离开我们有些年头了,但这种和睦宽容的家风一直流传下来。

当一笼笼热气腾腾的米粿出笼后,然后用一种晒干了的植物果实,沾上红色食用色素,在米粿上“点红”。米粿圆溜酥软,“点红”后,红白分明,赏心悦目,既好看又好吃。

我们兄妹仨都喜欢帮祖母完成这道简单的工序,有时还争抢个不亦乐乎,这一幕今天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。在香味四溢里,这种融化在节日里的小吃,让我们体会了甜蜜和幸福,并将这甜蜜幸福延续至新的一年。

如今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,这种纯手工制作的小吃过年时也没人制作了,纯自然的食材也越来越少。米粿偶尔出现,也是

在梦里,刺激着我的味蕾,拨弄着我的乡愁,燃起了我的乡思。不少年俗正渐渐地离我们远去,年味也越来越淡,尤其是让我魂牵梦绕的米粿哟,何时再能闻到你的香? [图]

◇市井烟火

王国华

物品的生命如何延续

搬入新家,原业主慷慨大方,把屋内所有用品都留给了我们。该先生有着南人的细腻,见缝插针把每个空间都塞得满满当当。但我们家人却秉持着北方人的居住观、审美观,喜欢宽阔、清爽。于是第一天就大规模清理原物。大理石茶台两张,留下一张就得了,沙发三组,留下两组就够了、挂在墙上的音箱,用不着;洗手间里的桑拿房,用不着。虽然原业主说过,这些东西才用了三四年,基本还是崭新的呢。

物品还可以再利用,总不能暴殄天物,那就卖掉吧。不问不知道,一问吓一跳,旧物根本没人要。小区门口倒是有几个收废品的,但只收报纸、衣物、旧电视等,一看这么大的茶台和沙发,连连摆手。我们干脆大气一下,对收废品的说,送给你,不要钱。对方却答,这么沉的东西,搬下去很费劲,不给钱我们是不搬的。无奈,一个崭新的茶台,一个漂亮的沙发,付费才被搬离我们的房间。

或曰,还有收旧物的二手店呢。实在不行,到58同城或赶集网的二手店上去试试运气亦可,总不至于扔掉。但事务繁忙,时不我待,实无精力细嚼慢咽。事虽极端,却也普遍。我将此现象定义为物品的猝死。昨日还是主人座上宾,是金碧辉煌、宏大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,转眼就是弃物,灰飞烟灭,一文不值。用“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”、“此一时彼一时”之类的感慨都无法表达这种落差了,只能说是断崖式堕落。

以前可不是这个样子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前,在很多家庭,衣服是哥哥穿完弟弟穿,弟弟穿完妹妹穿,实在没人穿了,把衣服改成围裙,改成袜子,直到布匹破烂不堪,彻底寿终正寝。鞋子、帽子均如此。物品的消失就像人的老去一样,有一个从小鲜肉到中流砥柱,到与世无争再到老骥伏枥几度夕阳红的过程。对于物品来说,这样使用它,将其生命发挥到极致,也许是一种尊重。它跟人类在一起的时间长了,产生了人的灵性,有了人的味道。终于有一天,它死掉了,离开了,而关于它的记忆还流传在主人的生命里,同主人的青春一样,时不时被提起来。

被扔掉的大理石茶盘、沙发、音箱、桑拿蒸房,价钱从成千上万到倒贴,与其本身价值无关,基本上取决于主人的心理价位。这位主人珍视它,它就是高大上;那位不珍视它,它就瞬间拜拜。没有一个恒定的,人同此心的标准成为它的护身符。

但我们的物品似乎还没多到真的要扔掉才可的地步,总有人需要它们。小时候,常常盼着湖北十堰的三姨给我们邮寄物品,每一个邮包都充满了惊喜。无论衣服,还是糖果,都带着城市的讯息。前几年,家乡的表弟开着豪车去十堰探望三姨,三姨又拿出旧衣物来,大家都无所适从。物质生产极大丰富了,它们不再被需要。可有的地方或许还需要啊。我所在的小区,常有义工回收衣服定期送给四川凉山的贫困小朋友们,我觉得这就挺好。物品流动起来,便是其生命在延续。

想来,如今物品生产的源头上就出现了问题。我们生产出那么多东西,都是用来换钱和增加GDP的,潜意识里希望使用者快点用坏,马上换新的。厂商只设计了物品的青春和夭折,没有设计它的老去;强调的不是结实耐用(结实耐用成了蠢笨的代名词),而是新颖;不对物品施加感情,只是当成玩物;鼓励喜新厌旧,随时抛弃旧物。从环保的角度讲,这当然是浪费。但不如此不足以拉动消费,不足以经济发展——经济发展似乎比幸福感重要。小时候,知道暴殄天物要遭天谴的,但现在谁还管这些?

我自己不也是把毫不疼惜地把物品扔掉了吗? 然后白白发一通感慨……[图]